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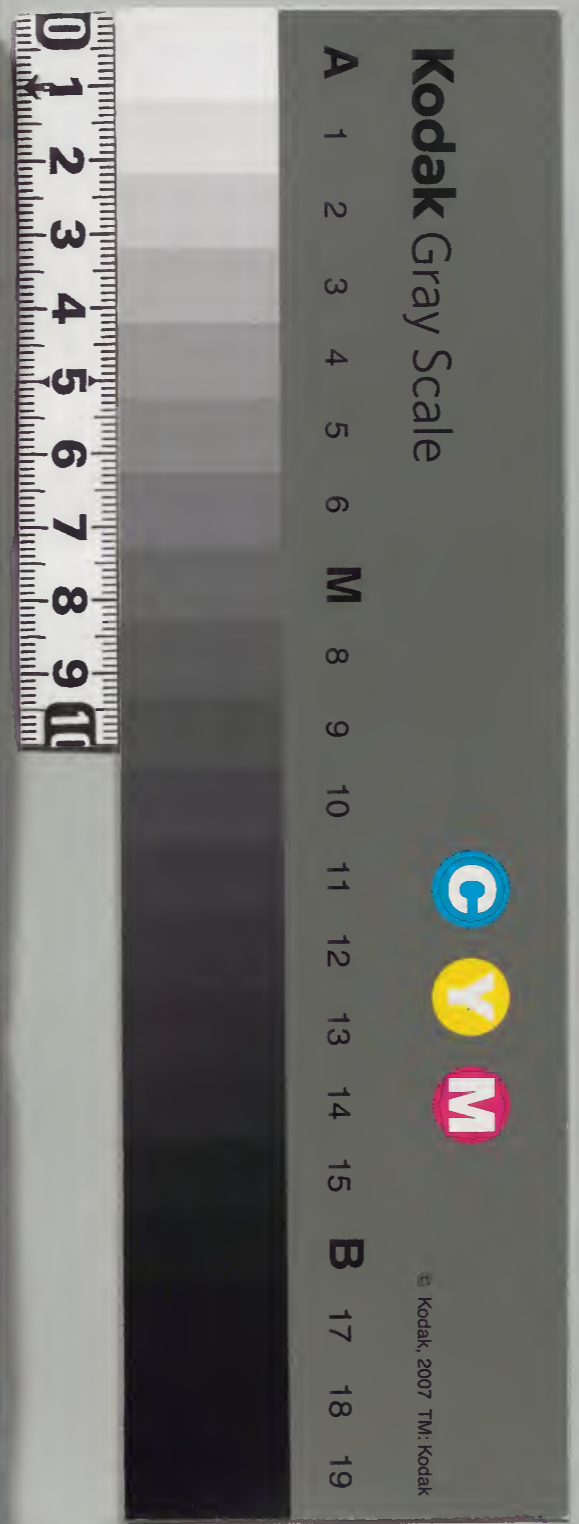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本 列傳  
 第十八卷上 桓譚 馮衍上  
 第十八卷下 馮衍下  
 第十九卷 申屠 鮑東

漢書門			
九	〇	二	五
六	八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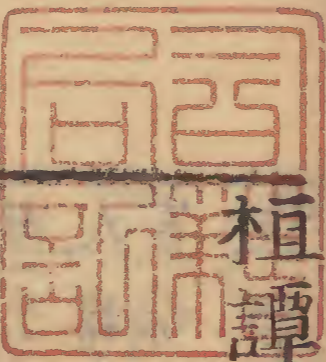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五〇二五	漢
六〇二五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5
冊數	60 ( 26 )
函號	280 3

正史四十一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桓譚傳

淺草文庫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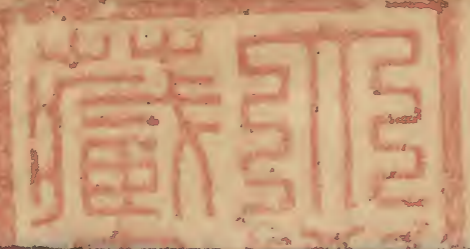
父成帝時為大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

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

為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韓析疑異性嗜倡樂





優得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音紙 抵擊也哀平閒位不過郎傅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哀帝右是時高安侯董

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

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

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

人嫖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

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

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

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

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

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

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

譏議不如謝遣閒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

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

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喜非皇后弟當



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寢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

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可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悲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  
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  
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  
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  
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昔董仲舒言理  
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  
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  
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嘗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終灌之屬實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

為長沙太傅晁錯穎川人也事文帝為大夫  
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  
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  
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  
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  
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  
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  
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  
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



無復法禁者也トハス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鮮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保役可保信也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

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是以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滛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界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絲玩好以滛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謀而置負本也求人而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如此則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界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甲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



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今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一其法度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識多以決定嫌疑又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

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臣譚伏聞陛下窮抗方士黃白之術以誤人主也



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

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

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

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禮記曰無雷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

貴介冑之臣介冑也曹今聖朝興復祖統為

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

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

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

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

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先言

饒與之後乃可取之君子曰將欲廢之必先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先固與之陛下誠

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

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

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術揚

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



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  
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  
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  
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  
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琴道一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九二十九篇琴道一

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  
章一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肅宗  
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

父奉世杜陵相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  
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  
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  
喪父早卒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  
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

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



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  
討代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  
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  
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  
衍聞頌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  
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是故  
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  
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

晉戰于鞞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  
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  
刃父命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  
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  
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  
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  
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  
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  
何以不召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柰  
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  
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  
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詭於  
殺人以自生立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也諺違故易曰窮

則變○劉攽曰案變則通通則又是以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若夫知其不可而

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

於時負義也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

時無怠當急趨也言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

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

滅韓良家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

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

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推音力

通反謂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

擊之也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後將軍之先為漢

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新室之興英俊不

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

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夫必從

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波式歌且舞言漢氏

從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

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

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



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  
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  
也如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  
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  
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哲明也商  
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  
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固多藏於敗不可悔  
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

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襲

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

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

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

鄆州須昌縣東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

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宜之子衍因以計

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



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實

也幽冥諭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

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

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備將軍與鮑永相善

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

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

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

不知何據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

石今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

之時危猶高也論語天豈敢拱默避罪而不

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又矣始自

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

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

滑州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參

也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巴蜀沒於南夷莽

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

位敗西南夷明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

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

死者十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二年烏珠單

七遠征萬里暴兵累年也禍拏未解兵連不

息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

人於賊斂愈里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

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



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  
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  
相駘藉茶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  
古字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  
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  
僅八循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  
賤也衆將散亂之兵噴血昆陽劉放曰案噴血  
作喋與前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  
書同也軍莽未下江兵卸羣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  
軍九人皆以虎爲號以得匡等擊破六虎

敗走三虎乃保京師禽鄧雷震四海席卷天  
下席卷言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  
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  
復存炎精更耀德冠往初功無與此上一  
相如封禪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  
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頌驚  
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  
然而諸將虜掠進倫絕理倫亦殺人父子妻  
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



裸跣

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

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棄大使

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

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企

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

徒約束修其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

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

申伯召虎夷吾吉甫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

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攘其蝥賊蝥賊食

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魚也蝥音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

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又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而大將軍所部不

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

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

名關北逼彊胡并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年

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



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  
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績人不為  
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音忽反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  
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  
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劉放曰案此文雖則字顛倒當作  
則雖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  
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士

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  
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  
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  
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  
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  
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兵起魏文侯將金著兵書也省  
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  
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求既



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備裨乃以衍為立

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求得領狼孟長屯太原

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與上黨太守田邑

等繕甲養士扞衛井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

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

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

檣將兵擊邑情悉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

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

游諫大夫何叔武即因遣使者招求衍求衍

拜邑為上黨太守

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

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

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

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有晉卿生趙朔

夫一人晉景公二十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

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

公孫村白村白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

之婦有遺腹者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

徐死耳程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

於官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

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村白乃取宅嬰兒負

後漢書卷之六

十六



公乃立趙武為卿而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

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

王擢選剖符專宰六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

三關西為國敵三關謂上黨關壺口奈何舉

之以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

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

也天下一角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資糧

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也

也左傳曰

名委質貳乃辟也臣

無二心古之制也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見其辭晏子

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

敢不盟者執鉤其頸知承其心曰不與崔氏

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

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

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

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

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

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

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懼憚君

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

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郟齊不喪其

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



孫將以郟邑與之謝息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曰夫子從君而  
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sub>レ</sub>獄焉季孫曰君之在  
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  
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  
魯國下縣東南有<sub>二</sub>山名<sub>一</sub>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  
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  
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為萊字  
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  
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集又作萊或故  
作棗展轉乖  
僻為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  
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  
曰賤而必書邾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

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  
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  
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  
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夷及防茲來奔昭  
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  
畔未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  
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  
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  
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  
音舒上不損  
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



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術恐伯

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

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

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趙不故

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

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

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蚕食

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

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

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

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昔晏平仲納延

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季

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

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

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

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

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

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

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

史記

趙

韓

秦

趙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閒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上黨縣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鑿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

故朝為兵所害勅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



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

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反謂負也蓋仲

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

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欲使門人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君長

據位兩州加以一群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

太原李仲虢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聞更始力

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上黨見圍不

窺大谷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

今并州大谷縣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

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

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

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宜公廢子頑

其兄即戴公用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

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閱衛上思歸

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

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

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

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

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北也訛爲求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大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求遣

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

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

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

勸求降求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

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

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

朝內爲列頸之盟與兵昔畔攻取涅城破君

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

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

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

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

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

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

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

牧之節下無不占力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

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

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

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

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

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

患履深淵之薄冰爲之號涕子鈞之發機不

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

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

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

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自是與邑

夷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

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東

觀



記曰邑馬翊蓮為人也其先齊諸由父豐為  
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步學藝能善屬文  
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  
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求衍審知更始已

已帝怨衍等不時至求以立功得贖罪遂任  
用之說立功謂

而衍獨見黜求謂衍曰昔高祖

賞李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布以為郎中丁固李布母弟為項羽將數窘

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爾賢豈相見哉丁

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謂見高祖曰

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軌之令遭明

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

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

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

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

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

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彭城縣也劉放曰案彭

城不在定州當作彭城也

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



以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  
 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  
 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  
 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  
 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譏之於尚書令王護  
 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  
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  
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  
 惠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  
 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

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光烈皇后  
毋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  
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  
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慈懃  
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蒙聖恩被  
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  
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  
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  
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宮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  
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  
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尋為  
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司隸從事帝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  
 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



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  
素愚駕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言內無汗馬  
之勞俛蒙明府天覆之德華籠重壘間者掾  
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次士賴蒙明察  
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  
渙其肌膚滂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  
送妻孥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  
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  
日到十一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  
詔獄十五日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  
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示  
穆駿馬之恩使長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  
復與親故通

列傳第十八上終

王師道校正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馮衍傳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  
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  
高祖以平為將終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  
如冠王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輝者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  
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  
漢相拒臣進奇謀之上盜嫂受金又以文帝  
何足疑高祖乃念平盡護諸將也

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



德則為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

下之法大明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

節赦尚復以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如

為雲中守也

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

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

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

西膠西王素聞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

仲舒亦善待之

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

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

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

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

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

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

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

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

以太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衍復遭持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

行求時之利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

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

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臣部

欲遺其財為立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

後漢書



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

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故行引以為言也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

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

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

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

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

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壅蔽之臣

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

以前過不用術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老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既既失矣貴亦未得言

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

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諫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

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

舍

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

也之義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闕略



抄小之禮蕩佚人閒之事放蕩縱逸不正身

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儻之策時莫能聽

用其謀顧猶反也儻喟然長嘆自傷不遭遭

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抑

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

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雞馬十

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特雞委積之

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

非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

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

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

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灾有喪元

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

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術之曾祖故言先將

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於是

陵塋中所以術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

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



怒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

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塋鄜山北屬涇渭東

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

謂韓趙西顧鄜部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鄜部

名用文王都鄜武王都鄜秦本封在隴西秦

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

言周秦之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

衍墓在今新退而幽居蓋忠臣適故墟而歎

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檀弓曰不

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每念

養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也

相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

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

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

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

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

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



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履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列山川之體追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

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

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

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乃作賦自厲命

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

亥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百卉也楚

詞曰發歲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

朝言之汨行貌楚詞曰發軔新豐兮裴回鎬

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

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

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

衡石以意測量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

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



耿介而慕古今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

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沮先聖之成論兮

魏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

樂耽沮敗也魏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裴回

今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

於無形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

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

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離尤過也

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而行而遭尤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於古人遂定志不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

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已

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

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各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

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不親之日遠雍縣

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



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

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不親夫婦

父子兄也陟九峻而臨截嶽今聽涇渭之波聲

截嶽山一名峩峩在今三原縣顧鴻門而歎

北辭音才結反辭音五結反歎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

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今齋此恨而入冥

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

既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

也齋恨入冥言嗟我思之不遠今豈敗事之

死有餘恨也可悔雖九死而不眠今恐余殃之有再浹况

瀾而雨集今氣滂渤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

今意沉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

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

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詞日雖九死其猶

未悔眠即瞑也今縱筋躬自勛又恐殃

禍至再所以浹落意沉氣憤心結也瞰太

行之嗟峨今觀壺山之崢嶸悼立墓之蕪穢

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

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

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

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

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崢嶸深遠貌

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詞日日

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

忽忽其將暮又曰老



舟舟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  
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僕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韓盧柳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

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前己有高才而不用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音志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也卑賤也阜積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路收功也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



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  
所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  
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  
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  
二十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  
與麥二十七一十四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  
此當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  
報榘木為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  
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  
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  
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  
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取既  
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  
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鳴夷子陸隴山  
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以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  
情惆悵而增傷喻猶遙也古字通覽河華  
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  
愠去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  
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始  
皇木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  
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流山岳而周覽兮  
怨也決音烏胡反泱音莽  
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游淮濟而  
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  
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  
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  
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



也類 瞻燕齊之舊居今歷宋楚之名都哀群

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齊燕都今薊縣也

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列也楚初都丹陽在

歸州後都郢在今荆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

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

絕也臧文仲曰外陶庭堅不祀也馳中夏而

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

幅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幅憶猶鬱結也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

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

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

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

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

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

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

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

命也并日夜而幽思兮終餘憚而洞疑高陽

頽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

夜不

食終夜不

寐以思楚詞云心餘憚而懷惑廣蒼云餘憚

禍福未定也餘音宅乎反憚音宅緝反本或

作侏條牝音刃加反條音丑制反未定也高

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靈陽

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訊夏

知事以有其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訊夏

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

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

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



孔安國注云有盧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鄂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思唐虞之王之德故諫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一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乎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未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

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刑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脩列也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艸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豐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揚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



易性揚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今愍王道之將

崩按周唐之盛德今据桓文之譎功薛夫子

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

淵蔽隱無人文處故入君動靜退朝入于私

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太

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

曰据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

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講

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

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

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予又春秋以

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

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

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

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

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

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

東南至温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音古

負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妾作聘申叔

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親

申叔楚莊王時賢

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

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

日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

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

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



璧假道於虞以伐魏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  
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魏師  
遂襲誅犁鋤之介聖今討臧倉之愬知嬖  
子反於彭城今爵管仲於夷儀犁鋤齊大夫  
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  
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  
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  
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  
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  
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  
曰他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  
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  
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  
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

予不遇愬猶諧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  
夫也各側案嬖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  
記作譏字此雖作嬖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  
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  
何以書賤易為賤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  
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賤之然則子反違  
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  
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  
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  
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  
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  
不為己動也是故天下師之唯能用管夷吾  
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  
夷儀而爵賞也○劉攽曰注云倉曰君何為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疾兵革之寢滋今苦攻  
案全文何當作所



伐之萌生沉孫武於五湖今斬白起於長平

凌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二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洮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

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今毒縱

橫之敗俗流蘓秦於涇水今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蘓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涇水之上割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曰師為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評許不遵道德涇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各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

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劉

旅日注云關西六國令事秦案關西何緣有六國不合望上文

澄德化之陵遲今烈刑罰

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今燒韓非之說論

言類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皇之跋扈今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

今禍寔溘而弘大

謂責也跋扈猶疆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



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  
秦記皆燒之天下取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  
燒之令下三十一日不燒黥  
且制日可謂是滅知王之  
後麗聖以制

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饒女齊於絳臺兮饗椒

舉於章華援引也矯正也饒餽也女齊晉大

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

子撫而立日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

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

可若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

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

也章華之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日臺羨乎對日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羨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

本之宗高為羨先君莊王為朝居之臺高不

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

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

臣不知其羨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七擗

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褻宋襄於泓

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擗布也眇微也公羊傳

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日迨其味畢濟而擊

之宋公日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見人於險

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

有司復日請擊之宋公日不可吾聞君子不

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

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札以為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具王壽夢之少子

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

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

耕乃捨之泓音烏胡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

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



營丘

據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

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

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

務光而愈明

詞曰駟王蚪以乘駟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蠅兮六素蚪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駭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

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

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行

求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款子高於中野兮

和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

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

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躡躅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

亦通意斟斟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未善

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軻吾車於箕陽

各并一



今秣吾馬於穎許聞至言而曉領今還吾反

乎故字對懋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

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

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

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穎水負黍亭

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

食馬以粟字林曰許水涯也懋音市林反或

作堪覽天地之幽奧今統萬物之維綱究陰

陽之變化今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

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

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

火土施之於人則躍青龍於滄海今泰白虎

為仁義禮智信也

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今託高陽以養仙神

雀翔於鴻崖今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

望今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

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

為龜蛇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

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極故曰玄身有鱗甲

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

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

假言龍虎之峙在於四面為其威陵也前書

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

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

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

之茂英此者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

何草也范改奇纂前修之夸節今曜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今曜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今曜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今曜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今曜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今曜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光勲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也前

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飾往昔光勲謂衍之先人

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

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須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

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

也高吾冠之岌岌乎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

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

沈醴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

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第二各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析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

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

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

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白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捷六

積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

兮列杜衡於外衍自此以下說籬宇延除皆

道依仁履義猶屈原苞江離與薛芷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捷立也積芬木也晏子曰江

南爲橘江北爲枳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爲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

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

人六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



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  
 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連為  
 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  
 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  
 符離一名葯杜衡其壯者莢其臭如薜蘿術  
 路也○劉放曰案文方揔其賦自當列叙  
 其文云自此以下說離室廷術後人不曉誤作宇除非攢射干雜薜蘿  
 今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耀兮紛郁郁  
 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  
 惜身之埒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  
 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  
 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  
 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曄盛也發越  
 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昭耀巨野

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  
 詞曰然埒軻而留滯王逸曰埒軻不遇也衍  
 被損并沈淪猶草木之漚蘼芬芳遇風游精  
 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  
 神於太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  
 兮實吾心之所樂太宅謂天地枕舉也老子  
 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寫回  
 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  
 之狀也索求也詩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  
 日求其友聲也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  
 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  
 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開



處今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  
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  
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彼謂傍其邊側也  
彼音丘義反史記曰陔山通道是也道以寂  
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  
間音閑○劉放曰注陔丘  
義反切不得立當作兵 夫莊周之釣魚兮

辭御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  
鬢鬢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

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

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

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龜者寧死留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  
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  
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  
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  
人守真養志言鬢鬢似乏也二子雖病一時  
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  
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 惟吾志之  
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

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

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倣儻猶卓異

在後也衍雖擯片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聲芳照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衍娶比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也  
也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  
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  
有善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  
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  
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其  
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  
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數毀亂  
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妒嫉  
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  
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榮紂房中調戲  
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  
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念令人不顧禍入門  
者淋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女工無貧無  
種賤為匹天故舊見之莫不懷愴曾無憫惜  
之思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

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  
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  
當去久矣念兒猶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  
為奴婢惻惻焦心事腐腸剖訥籍籍不可  
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  
流婢病之後姜竟春放豹又觸冒泥塗心為  
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  
賈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  
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効詞語百車劍  
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疆復舉宗  
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慄竟天擊  
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  
為計無以上書告訢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  
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  
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自賤  
之日養癰成疽自生禍殃衍以宰家紛然之  
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



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菽以  
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  
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  
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  
反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  
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屑也金或作乘貧而不  
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猶曳  
也頓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  
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

五十篇

衍集見有二十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  
因豹夜窺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  
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官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

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世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

教麗山下麗音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舉孝廉拜

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  
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  
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  
邊事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  
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  
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  
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

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  
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

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  
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  
若晚驪然奈何同之哉士馮衍之引挑妻之  
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譽已者而取士則不  
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  
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  
華嶠之詞夫

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  
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  
行之於己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  
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  
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



矢ヲ 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體兼上才榮微

下秩同俱以違時感被遺在也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終

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

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

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

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主仕郡功曹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

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



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  
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

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

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

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佳今朝廷不考

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

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

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

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鐃置

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鐃

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

置鞀諫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

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

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

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

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

其田無故無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

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

後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

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

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

攸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才案文少



召公為保，四子為輔。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

始免繾綣。繾，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繾，絡也。綣，

被也。繾或作綣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

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

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

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

不為怨。茲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

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

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

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

禽，周公之弟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

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

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損損也。東觀記曰：昔

周公據防，禍有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

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伯

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

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



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賢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光

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友發方今

師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

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

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

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蓋功冠天下

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

重敵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

貪夫侵其財百姓因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

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與軍而行擁

悍於危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

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年陽陵人任橫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

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

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

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

聰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



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

之德昭然覽悟遠述帝主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

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

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

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死職也使得執戟親奉

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

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奉令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恭篡位剛遂避地

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

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

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冀行天罰所當必摧誠

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

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

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熈



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  
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  
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  
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列士傳曰羊角  
哀左伯桃二人  
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  
自度不復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  
莫我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  
之能我藥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  
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之上卿禮葬伯桃角  
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  
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  
哀至期日陳兵馬諸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不  
而從之此效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

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後漢何  
畏附屬何  
利而久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  
疑不決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  
愚老之言蹕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  
徵剛剛將歸與蹕書曰愚聞事已者孤拒諫  
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  
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  
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  
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



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廟殿下屋也廟先謀於廟

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廟之所也

日陸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

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

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

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

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

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

決意徵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

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小人受塗地之

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

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衆賢

破膽可不慎哉蹶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

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

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為

止軼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時內外群官多

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

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每



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  
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  
出為平陸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  
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

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

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之和伯千乘人受

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吐狗而

永即去之去音丘反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

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

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

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

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

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

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第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

侯則各割其方面工與之壽以黃土菑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

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



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與欲謁之求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求乃拔佩刀  
 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幕為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  
 下捕矯稱者求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  
 兵安集河東并列朔部得自置備裨輒行軍  
 法求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  
 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求雖為將率而車服  
 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求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

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

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

夫儲字之後也持節徵求詣行在所求疑不從乃收

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放

日注文傳合案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

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

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

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求問曰卿眾所在求

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也幸希帝曰卿言大而意

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

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

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

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

求封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

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商里宅陸機洛陽記

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

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

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

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從講

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

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

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

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

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

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列

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瘵傷之後乃



緩其銜轡

銜轡，喻法律以控馭人也。說苑曰：緩其銜轡，理國譬若張琴，太絃急則小絃絕，太

在故急於其銜轡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

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

將來歎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

日，今月二十一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歎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

張那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那旋車，又召候

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

不敬也。○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由是朝

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

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

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從

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

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

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



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  
 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求固請之不得以此  
 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  
 郡守多下獄求至城臯詔書迎拜為兗列牧  
 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求曰君晨夜冒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惟懼  
 近臣其以末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  
 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太寵矣若乃言之者

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  
 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平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  
 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既  
 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  
 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  
 略乃就謁詣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  
 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  
 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



記曰此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此一子適新娶今繫獄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

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

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光武遣小黃

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宮文書

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群臣上書

姓凡制書皆壘封尚書令重封怪使司隸下

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

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

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

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

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水常饒足溉田

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

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劉歆曰案後昔

名得德者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

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對曰臣聞聖

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



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

謀反連坐者在汝南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

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起冤者過半又諸徒

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

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與滅繼絕死

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

訟又者至數十年北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

難知是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

同法令息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七

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

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饒吏人愛悅號為神

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備

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

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

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

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

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

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

東有鄧都汝南有鄧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

年十

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

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睦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曆

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友

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

為劉中國東南出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

歸有德如有頌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

大夫逯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

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代焉逯音錄暉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

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

全人鬻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

湯乃任以國政也暉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

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

為吏暉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

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

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

不授驥以重任驥亦倦自裏足而去耳驥自

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跡盡裂裳裹足鵠立秦

庭盤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

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

北斗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

也才未分餽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

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象品者也劉攽曰注包而為一甄也

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顯表紀世圖錄豫

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歷久長孔

為赤制言孔立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

感精符云墨孔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

生為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

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

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轉禍為福

垂戒謂鎮歲災劉氏享天末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祿未絕

也勸恭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

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且堯

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

所顯猶不自與



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

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

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

詔獄劾以太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督惲令自告在病恍惚不覺所言

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

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

道蒼梧道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

焉舜之所葬也在今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

末州唐興縣東南

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

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

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

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

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武

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

膠鬲侯周問武王曰何日以至武王曰將以甲

子日吾至膠鬲行天大雨吾日夜不休武王疾行

不憚軍吏諫之武王曰吾故能獲天地之應

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

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



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衆文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後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惓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惓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及子張病將終惓往候之子張垂

歿視惓歔歔不能言惓曰吾知子不悲天命

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以能報而不須

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

道存也惓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

張子張見而氣絕惓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

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請惓曰為友報讎

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



臣節也趨出就獄今既而追憚不及遂自至  
獄今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  
死明心憚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憚得此乃出因病去  
久之太守歐陽歛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  
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譙飲時臨享  
禮訖歛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各繇之後繇音遙天  
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  
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  
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

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上禮儀者觥罰爵也以君之罪告謝於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

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屬而內荏

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

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不

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  
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憚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



堯四罪咸服

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

不行也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

曰股肱喜哉惓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惓自責不忠故使

元首起哉又露所言言於錄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

惓延以明好惡歎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

謙而罷惓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惓

厚見其言忤歎乃相招去曰子延幸錄延君

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言歎後必直心

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

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惓曰孟軻以彊其君之

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

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孟子曰今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

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息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

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

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



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疆  
 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憚業已  
 疆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歛也言歛將  
 不聽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廷退而憚又  
 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  
弋陽山在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  
 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既  
 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烏

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

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

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

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

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

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奉

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

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

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



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

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

曹爽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

學，蛾股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艾為坐，以荷薦肉，執瓢盈酒言談，彌日達

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憚遂客居

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

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

從者見面於門，憚曰：火明遠，遠不受詔。

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明日憚上書

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以萬人惟憂也。樂

書無逸曰：文王不敢繫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

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

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憚授皇大

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憚乃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况臣

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



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

曰憚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

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

安憚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

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介放逐

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

設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此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

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主

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

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

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

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

又免歸避地教授芒守丞韓龔受盜下仲

錢阿擁之加答八百不死入見憚稱仲健憚

怒以所杖鐵杖樵龔龔出怨憚遂殺仲憚故

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



列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

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官置督郵舍以

察二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

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

士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

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

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

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

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

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

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

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

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厲音正色

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開四



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

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

命大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禮記王制曰

鑒照孔子曰天子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

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

射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

過差及上書請公由遂繫獄考効大不敬

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

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

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

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

謂商君曰千人之諤諤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而亡請買公

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

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

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

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忠臣盡節以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



德紀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敵

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

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劉放曰按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

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

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暉上書有

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剛鮑永郅暉列傳第十九終張真王鰲叟王



